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尺牘卷

上中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三

集部

范文正集尺牘卷上

宋 范仲淹 撰

家書

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

得旨依議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著脾胃復過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

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  
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  
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  
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  
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  
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將  
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

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  
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  
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  
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  
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  
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仔細相度保重保重  
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  
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麪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

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  
酒十餅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  
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  
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疫奈何奈何家  
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  
籃子盛之以篾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  
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為照管若在木

瀆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  
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  
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  
如未來即送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  
知因何也但氣海著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五  
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奈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  
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



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為過也乞保  
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  
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  
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  
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  
也秋氣漸涼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

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奈何奈何切勸二屯田少  
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  
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時待  
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劄來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  
知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  
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

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舉主幾人更在慎末  
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  
省儉是妙乞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來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  
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  
心須是多多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  
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  
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

寒乞保重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為李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為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竝同其餘合

供養神明並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  
應副更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俵  
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亦每月與一石酒亦送  
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氣虛慎勿動  
臟腑也二屯田不及書只請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  
家因水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  
更不寫書

某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

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覲馬祕  
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  
田常熟者則婚嫁可以指望特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  
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老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  
代官告文書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  
元是藍田人不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  
亦必有記得事保重保重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

二壻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  
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  
八九猶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  
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  
文字兼今後不亂奏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  
可以入官方與奏薦也請告諭之末由拜覲乞加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解  
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

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苦苦  
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  
却令漏稅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  
戶等該得即將絹賣來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  
稅田契確實用多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  
契便與了却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  
且勉力為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患奈何奈



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  
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  
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  
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  
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竝安在此如常遇  
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於鄭資政宅上他姝女也今年郊天

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  
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  
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  
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  
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  
或奏不得即改聶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

郊恩例但勘下歷子未要請出先算欠多少馬價并來  
年聖節進奉竝當在官庫準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  
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  
報張祕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  
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著分析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  
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尉

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析也請曉之  
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  
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  
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有  
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  
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  
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  
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  
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  
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  
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  
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  
夜差人先賫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出處子細  
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  
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  
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  
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  
將來且依王宅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  
心某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

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娘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別竝不領書札曾因石十人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員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員外歸來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由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恡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使人去相接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一行平善六孀神櫬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言翁翁葬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云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思渴此中無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



住請醫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  
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山  
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  
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  
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飢寒可憂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  
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為某暫來南京便  
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

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  
向去次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宣某咨  
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別傾渴傾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  
家計作何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  
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  
足下本約來此脩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府進  
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

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日新衰  
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  
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  
不宣某咨于朱姪秀才

台座

某啟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賀前  
賀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當言  
責之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  
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

愛不宣某上直講三哥之右

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  
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蔡十四見希  
致懇為他在宮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惠字以慰  
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某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  
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麾豈不能安一弟使  
專於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

五人日有功課凝寒多愛不宣某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卹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  
之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  
雖清貧但身安為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  
矣足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著灸看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  
某啟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

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  
某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  
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  
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宣某白學  
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  
與只空最先一個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  
惠字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  
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衰構  
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非晚

某諮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即不  
見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  
足下起發衰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  
憂得萬萬自愛不宣某致于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夜苦

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為慰極多所議南郊異  
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為妻舅聶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  
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  
恩於一第不足為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博  
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某上穎倅學士三  
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  
為好此間踈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



不廢且遣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為伊增喜遽聞哀訃苦事苦  
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  
京王倅同年希伸意報著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內  
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  
第彼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

孝即待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覓下桑栽  
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  
錢兩貫去正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寫書將此呈  
他無妨汝到陽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范文正集尺牘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四

集部

范文正集尺牘卷中

宋 范仲淹 撰

交游

韓魏公 三十一帖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修答後  
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  
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

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  
亂初相見時却且著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  
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  
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  
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  
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  
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畧無憂戚  
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盥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

泣無不欽服其明也

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侂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

無煩  
惱

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

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

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

有事十日晚殯於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員舉人無不

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

待送永叔作墓誌

某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

字文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

錄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辨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

賜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恕而寬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為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溫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

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  
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衰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  
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某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  
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秘丞已得請必便  
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為助盛暑伏惟自重

某啟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  
想煩襟靈邠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



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  
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  
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  
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啟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  
虎翼三人蚤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斫傷甚困重問之言  
賊著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  
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

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秘丞正旦  
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  
他

某啟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  
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  
蕃部今日報到三千餘人騎入來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

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

如前安可儀隴試之也竝乞密之元祕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

甚賴他也知牙痛未已

請用硫黃好者為末措之疼即止

或是風壅即

用搽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牆以道塗之勞久  
踈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穰下度日無客公事絕  
稀甚閒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久於衝要嚴召  
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憾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  
英秀竝安邠人回草草

某啟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  
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氣不調則其氣不平氣  
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  
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為疾耶請那  
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  
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  
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  
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

之說也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僊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寵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為孤生之助幸甚某第二削有壯歲雄才之說乞矜恕

蓋無可說劄子中云緣別路已有不辭免者

渭州已

謝延第四削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軫

某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任悚  
仄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為光寵奈  
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  
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  
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  
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  
復舊職改大諫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  
無僥倖之意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

將佐之功矣某昨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  
內放過寇馬入撓關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  
以邀恩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  
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  
為祝

某啟今月二十九日受勅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邸報  
與明公竝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  
一削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媿將

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蚤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  
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某却遣人齎往河府  
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  
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遞中  
疎失某上

西人將至羣議復作或不知將畧不顧民力惟高論於

朝不管成敗

如楊國忠逼哥舒翰速戰而陷長安  
如盧攜不許黃巢節制而亂天下

須慮



禍之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  
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  
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  
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能合一面畫取橫  
山策舉可用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  
必亦不久早來畧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  
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大是  
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脩寫犯  
他衆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  
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  
就羣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  
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  
議之幸甚幸甚

某啟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

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次  
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小而低矢石可  
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  
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  
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  
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  
八分在河內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  
一千四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濟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曾  
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  
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闕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  
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  
又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  
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  
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奏陳為向去之備不

報過此無所為已乞罷使名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  
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未期再會  
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承起  
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亂之增益  
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波屢涉  
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  
加自重

某啟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通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  
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柏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  
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貧有素因備國家麤使得  
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郡每自循揣曷報上恩愧  
幸媿幸公與彥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畧行復大用乞  
自重自重

某啟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  
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

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  
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郵中  
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  
神志安和某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  
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視望祝望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適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  
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為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

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  
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某已陳乞再  
任或移漕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  
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  
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  
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  
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



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  
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  
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  
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  
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竝萬福  
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未得到諒多勝  
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  
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

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憂  
思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  
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  
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  
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退以吾道  
所以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為政矣君子  
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

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耳惟自重以副瞻祝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  
益增喜抃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熱多在江樓  
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領教筆但感金  
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矧  
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  
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來示諭在鎮三暮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

陳請此為高也如今便乞閒郡必不以為誠或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為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竝計萬福頒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

雨後來聞已霽霈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盛  
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  
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  
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  
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  
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  
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

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窺諸公所賦  
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  
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  
且得無大過

闕

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肅作李翰集序

云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  
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  
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  
的是不言後事直至某先言二三事他心安而不憂其  
後他方叩頭云公言已盡矣明日昇疾而來却無一言

是相知之深  
不暇言也

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

不同永叔寧作數千

字紘紛不肯輒改也呵呵

未曾敢寫出別處

其間言永叔從而振之又莫見寫否實是紘紛

不北望雄府惟祝自重以福四海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賦詩  
今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蓋仰答厚意慚荷慚荷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閱首賜教過垂周厚私念  
去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  
併受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抃為生平美事甚幸甚幸

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  
恐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  
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  
入城者六七千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  
復蘇四向亦有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  
但未霑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  
不忍辭避拜遇未卜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為天下福吾  
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  
所讓起居其寧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  
來家多憂苦以致闕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己惶悚惶悚  
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為光也不任區  
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  
教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  
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

問復稽裁謝為安撫提轉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  
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惶恐惶恐今歲早寒  
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某皇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厚之  
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益遠風  
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為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  
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願養至和與神道游  
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若某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

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為知己之羞拜會未期萬萬自重

某再拜資政稚圭給事向蒙通中垂教以公移鎮必迂迴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歎辭義足以風化搢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范文正集尺牘卷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

集部

范文正集尺牘卷下

宋 范仲淹 撰

交游

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  
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  
奏記覓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

以增重其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

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

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蓋

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

勝衢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

衢江濁歛江清

如濟如河百里

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

干之隱茅又羣峰四來翠盈軒牕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

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

溪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  
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  
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  
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  
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  
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某啟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思改蘇首  
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

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  
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作仰贖台光伏蒙尚  
書不以隆墀之高而應諸遠壑不以洪鐘之大而納茲  
纖筵謂宣父聖師嘗稱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  
之狂緩其嚴誅寵以釣什霈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  
光夫何猥辱當此褒賜某謂葛覃采芣微物也託于周  
召則不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渦賦青杜州學  
記示於謏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



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覩大禮閱廣  
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台屏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叅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  
諸公竝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  
為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邵鍊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祕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

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  
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  
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  
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  
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人則不足傳之後  
世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  
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

奉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逋中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古人  
恭惟遷諫司奉袞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  
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某謂志於道者皆欲殺身  
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闕又嘉江山滿前風月  
有舊真賞之際使人愉然曾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兄  
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某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郵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某四月  
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依依而水  
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詠歌古人謂道可樂  
者今始信然惟閤下居喪食貧聚數百指前望高遠宜  
無動懷善愛善愛

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攜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飲傷

肺賴此閒處可以偃息書問盈机修答蓋稀足下亦復  
懶發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爾近詩一軸  
寄於足下與滕正言達於諸公必笑我也

曹都官

某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爛然  
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其後進之  
狂者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為輕况君父之知  
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為拙者之福朝廷念其無他

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  
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  
與衆協力庶幾萬一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  
關又所得將多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久  
勞之人且欲晏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  
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

我遺感抃感抃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他  
望以此為多未拜覩間伏覲為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啟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  
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憂矣  
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  
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  
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於不知已者甚善甚

善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落魄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  
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  
罷足下未嘗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  
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  
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  
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逋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



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  
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畧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并簡呈  
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  
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  
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  
經畫請先示音為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僊鄉拜慶外無  
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  
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  
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  
說因以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  
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  
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

千萬自愛自愛

某已受勅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喜  
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浩之宜矣  
某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覩間萬萬自重

頒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別無以  
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韋老昨日鄧州同來宛

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錄  
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韓學士應未  
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水部

某啟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為風氣發動  
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至慰彼此  
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蒞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禦彊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闕先生胷中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秦天子嘉其意進以為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

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為政豈敢怠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竒論惟善奉天倪為禱

屯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於聽決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問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以來思報

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  
九四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桡之凶非如艮止之時  
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  
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閤  
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羣賢  
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  
間千萬保愛

睢陽戚寺丞

某啟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日致  
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洎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  
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  
知歲寒何以為褐非吾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  
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以何  
為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羸



某再拜寺丞久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  
驛音鮮寓慚悚慚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縻  
才識者奉惜某在館供職無所為効嵇曰知己東行所  
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凝寒倍  
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  
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為祝

某再拜寺丞久闕致誠頗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次

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  
敢不恭乎今張兄員外素為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  
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  
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部夫將廻勞頓不易  
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究海起居  
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偃息矣未

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  
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  
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虞常索用心與南中不侔鄭下  
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  
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  
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啟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齎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為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某啟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榜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

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勝也漸遠風音黯黯為戀惟多  
愛多愛

工部同年

某啟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  
寧三二年中不易為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  
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  
性所得必多某謫官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  
竊過量其風波恐懼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

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况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奈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叅復然以此不如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竝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于四月三日奏訖

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  
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  
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奸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  
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  
重保重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  
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  
實慰瞻言某雖屬謫宦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  
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  
燭

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  
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  
力奈何奈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  
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



出官多愛多愛

麋羝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誥  
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  
表本并劄子藁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  
在塞上所貴葺整不斷絕也猶恐不濟奈何罷去至秋  
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

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來捧  
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某非不思  
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忝門戶一變有悖入悖出之禍  
况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帥即有丘  
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魂神  
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北事渴見賢

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聞惟乞  
自重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乾州祕丞至此言  
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  
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籬落稍有倫序願得外  
計以救瘡痍或朝廷疑其欲解邊務則尚可兼之經畧  
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  
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北事已萌不勝

憂蔡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員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已甚多應不久次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即遠大也

安撫太保

某諮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未言會間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

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穰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至是不易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啟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末由奉謁徒深渴想

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仲儀待制

某啟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覲不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闕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重

某啟前日遣急足齋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奉攻閩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臺刻頗深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悖戾昨來謝章有

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箇甚事事所云  
投鼠傷器此實詣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  
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  
能逃况吾輩耶寬中自愛自愛某於閤下為罪人但長  
者深察本心乃敢奉勉悚恨悚恨專此不宣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走知  
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俗太薄因思曾  
高本北人子孫幸預搢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

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秦官似兩不失志仲儀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豪傑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俗其聞見然矣

文鑒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某啟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道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來又得書



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  
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  
似謫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  
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朱校理

某啟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  
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

盲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某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閒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奈何奈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關

當時奉贊

汝陰之請令一任清滿足為基址曾勸他余就洪守石

就汶倅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  
一藩尋亦被桂王中諸事難為今穰下開活心閒耳靜  
幸事

田元均 正月十八日

某啟至邾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  
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  
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  
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

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未期萬萬加愛

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某啟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  
下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  
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  
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橫費處家家如之邠  
酒四餅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  
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

多愛不宣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棊侶也先託  
致意

又

四月二十七日 舊本作與季寺丞  
誤文正公墨蹟尚存可考今為正之

某頓首季寺丞行曾奉手削逋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  
勝某此中無事但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  
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  
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  
加愛加愛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  
齋棧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于文正公見之矣  
觀此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  
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  
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棧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  
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  
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  
而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  
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  
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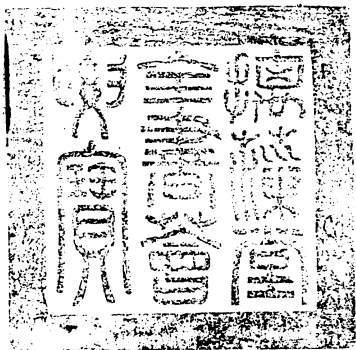
閩

年新安朱熹

書

范文正集尺牘卷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何 瑞